

当酩酊大醉一场，再次苏醒后，
昨夜饮下时的种种，都将如同水面上的涟漪……
纵然美丽。依旧得逝去。

神女记

之 海皇苏醒 · 八十夜话

JIANG JING GUO YING GUO BASHIYEHUA

绿痕◎著 「少女奇幻大师」绿痕，
2007年度隆重献旗——「新概念神话」名典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白虎神

之

海皇苏醒、八十夜话

绿痕◎著



青春酷语(第三辑)

主 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

装帧设计: 花 雨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160 字 数: 400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6802 - 5/I · 1200

定 价: 380.00 元(全 20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贷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



海
皇
苏
醒

001

第一章	▪ 禁忌之岛	002
第二章	▪ 两个神人	015
第三章	▪ 是谁困住了谁?	031
第四章	▪ 秘密的黑夜世界	047
第五章	▪ 扭转的宿命	061
第六章	▪ 海皇的新娘	076
第七章	▪ 内乱	091
第八章	▪ 百川终须汇海	106
第九章	▪ 破碎的国度	127



八十
夜
话

133

第一章	▪ 桃花将军	134
第二章	▪ 黑暗的地宫	150
第三章	▪ 南斗北斗	171
第四章	▪ 走进迷陀域	186
第五章	▪ 错过的命运	204
第六章	▪ 刺客	216
第七章	▪ 第八十一个夜晚	231
第八章	▪ 复活的孔雀	245
第九章	▪ 一枚石片的交易	258
第十章	▪ 第三道神谕	276



之

【

海皇苏醒

】

HAIHUANGSUXING



传说海道伟大的海皇沉着稳重、神法无敌，是个浑身上下散发着王者气息的高贵神祇，啊！这些神话都是用来骗骗笨蛋的好吧！在这世上没人比她更了解那家伙千夫可指的真实面目！才苏醒没几天，海道便被搅得天翻地覆。这样的祸害真的是拯救海道的神吗？



第一章 禁忌之岛

每个人的一生里，都酿着一坛酒。

有人什么都不在乎，仅仅只为了个女人而心痛。

有人不顾一切想拥有，却永远地被遗忘与留下。

那一坛坛用岁月酿成的酒，在掺杂了爱憎别离后，饮来，或许浓烈穿肠，抑或苦涩交织。

当酩酊大醉一场，再次苏醒后，昨夜饮下时的种种，都将如同水面上的涟漪……

纵然美丽，依旧得逝去。



那是一段早已不再存在，也无法再重来的光辉时代。

穹苍蔚蓝，海平面的那一端，湛蓝的海水与天连成一色，放眼看去，璀璨的骄阳下，这是一片蓝色的世界，属于海皇的蓝。

波光潋滟的海面，盛载着飞悬在天际的仙山倒影，一座座悬浮在空中载有仙殿的仙山，与迷海海面上居满神子的数千座小岛相互辉映，盛阳下，一道道水波划过海面，在盛阳下纷纷扬帆的船只，载满了来自于各岛的神子，朝位于高高耸立在迷海中心的海皇皇宫开去，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宫里，不只居有海皇，听说在这次的海皇生辰里，连远居于天宫的天孙，和地藏的女娲也都大驾光临迷海。

迷海已有多年未曾如此热闹过了，相较于以往，三道武功、权势、神恩三者居于鼎盛的黄金时代，眼前的景况虽仍是繁华热络，但已是大不如昔。自人子在中上建立帝国之后，三道神子势力即逐年凋零，近来人子的抗争益加热

烈，甚至在人子皇帝的号召下，长年来被视为奴的人子们，开始在各地起义欲推翻奴制……

划过海面的白色浪花，在蓝色的水面上朵朵盛开，规律的浪涛声就像一则安慰他们的梦，在这梦里，一切都未变，神子仍是神之恩典下的统治大地者，在海涛声以外，没有战火、没有处心积虑想要脱离统治的人子，有的就只是千百年来不变的欢愉。

“就是她？”

高居于海皇皇宫顶端，懒洋洋趴在窗畔的天孙，一手撑着下颌凝视着皇宫远处的某座小岛，淡淡问着身旁那名坐在窗栏上的旧友。

“嗯。”手拿一朵金色花朵的海皇，将香气四溢的花儿凑近鼻稍前嗅了嗅。

天孙不看好地摇首，“不可能的，她就连瑶池也去不了。”

“没别的法子？”迎面而来的海风，将海皇的面容覆盖在那一头黑发下。

不甘不愿地被请来这与宴的天孙，侧过头，晾着一双白眼将那名强神所难的同僚一把拉近。

“你凭什么以为你办不到的事，我就办得到？”臭小子，几百年来也没见他摆过什么寿宴，搞了半天就是他别有所图。

“咱们的女神大人呢？”不死心的他，边问边将双目调向坐在殿内远处的女媧。

天孙一掌转过他的脑袋阻止他打歪主意。

“甭烦她了，她要烦的事已经够多了。”听说地藏的神子又去找她求情了，啧，怎么地藏的神子每回打不过人子，就只会哭哭啼啼地找上她？

窗外湛蓝的晴空忽地传来数声类似响雷的声响，坐在远处沉思的女媧忍不住侧首瞧了瞧窗外，而倚在窗畔的他俩，则是仰首看着飘浮在天际的仙山，山顶的建筑又再一次崩裂毁坏，巨大的石块与树木纷纷落下，掉落至底下蓝色的海面上。

“看来，已经快到极限了……”两手叉在腰际的天孙叹了口气，以眼瞥了瞥身旁的同伴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也跟着回去？”现下还没打算好去留，以及要拿那些神子怎么办的同僚，就只剩那个愁眉苦脸的女媧，与这个犹豫不决的海皇。





他冷冷一笑，“怎么回去？咱们不也都被遗弃了？”

“那……”已经大抵知道未来将发生何事的天孙，试探性地拉长了音调，“你愿为神子战死吗？”手中的花儿被海风吹拂得不住颤动，海皇沉默地看着远处那座植满这种花儿的小岛，在他那双海蓝色的眼眸里，缓缓忆起了一个属于黑夜的身影。

“两界之战就快开始了，你最好是早点下定决心。”



百年后。

随着海浪起伏的小船，在愈靠近岸边时摇晃的程度也愈激烈，站在船首的波臣，一手紧捉住小船，抬首看着眼前不知已有多少年不曾有人踏上的荒岛。

因长年累月遭受海潮与碎浪的拍打，眼前这座荒岛的海岸，遍布着形状古怪尖锐的黑色岩石，在这小岛附近，不但处处布满了稍微撞上就足以令船只沉没的礁石，潜藏在海底的激流，更像是在拒绝人们登岛般，环绕在小岛的四处，将想靠近小岛的船只们一一驱离此处，而最令人头痛的是，在这附近，不管海面上下，还遍布着威胁船只的大小漩涡。

一道激浪自前头打向小船，再次溅湿了波臣一身，她伸手抚去满面的海水，两脚用力踩住船底，试着想帮后头的湮澄稳住这艘小船。

派出大量的船队、花了大把的时间在迷海里打捞，却始终打捞不到海皇沉睡的王座，在波臣责备的目光下，对此已是无能为力的湮澄，不得不向波臣承认，就算再花个数年、数十年，他们恐怕依旧找不着那个行踪不明的海皇。

想让海皇自海底重见天日，或许可能将永远是个无法实现的美梦，终于体认这个事实的波臣，命长年在迷海上打捞的船队返岛，像是终于打消了再去寻找海皇的念头，但就在她接到松涛转达的手信后，眼中再次燃起希望的她，立即亲率船舰自琉璃岛出海，来到了迷海最为偏远且无人居住的海域，不畏这一带总是恶劣无比。就连大型船只也只能暂停在远处而无法靠近的海象，将船舰停在小岛远处后，只带了个善于控船的湮澄便想突破重围强行登岸。

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，总算是将小船停在岛岸边的湮澄，在波臣将船绳系妥在大浪不断的岩岸边后，有些迟疑地在她身后问。

“岛……岛主？”

“你楞在那做什么？还不快上来！”跃上岩岸的波臣，回首看着还杵在船上不动的他。

湮澄面色苍白地问：“您真的要上这座岛？”

她扬起柳眉，“不成吗？”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来到这，不上岛？他以为她是兴致好才冒险来这一游吗？

“长老们说过，这岛是禁忌之岛，海道的神子不许……”就算是没有长老们的吩咐好了，这座光看外表就令人觉得阴森森的小岛，一点也不像是迷海其他生气勃勃的岛屿，相反的，这座处于迷海边陲的小岛，它根本就像是强烈排斥外人登岛。

压根就不相信长老们代代传下来的警告，一心只想快点打听到消息的波臣，连话都没有听完便迳自转身踏上黑色的岩岸。

“岛主！”担心她安危的湮澄，赶忙抛下手中的船桨快步跳至岸上。

晴苍下，这片早已看习惯的迷海，依旧波光粼粼，美丽得像是海皇不经意创造出的蓝色梦境，但愈是往岛上高处走，波臣就愈觉得纳闷，身处在漫草的荒径中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本在下面看着这岛时，只觉得这岛的规模甚小，岛上丛生的树林面积也没那么大。可在一脚踏进之后，她只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座困人的迷宫里，若不是心细的湮澄跟在她的身后，并三五步地在林间的树上做标记，只怕他们会迷失在这座不见天日的迷林里。

长满锐刺的灌木，在她顺手拨开时冷不防地弹向她的面颊，她受痛地微蹙起秀眉，边以袖擦去额间的汗水，她抬首看向被林木遮住的天际，透过片片的绿叶，刺眼的日光在一片绿意迷影里闪烁，可她的心底却隐隐升起了一股不安，总觉得……时光好似在她踏上这座岛上时就暂停了，因那颗方才在海面上晒得她汗流浹背的太阳，此刻还是高悬在原点，完全没有半点挪动的迹象。

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

“岛主。”走在她后头的湮澄，在她站在原地不动时，挨至她的身旁小声轻唤，并抬手指向一旁湮没在树丛里的巨石。

波臣回过神来，好奇地走向那块长满了青苔，但表面平整，坐落在山顶的石制大门，抬首端详了好一会后，她的两目顿在石门正中央那个年代已久的石雕上，眼中迸出异样的光彩。





“海皇的印记……”虽然她不知道传给她手信之人，究竟是怎么知道这座岛上会有这玩意的，但在她已搜遍了整座海道后，这还是头一次在神宫以外的地方发现海皇的遗迹。

站在一旁的湮澄，在波臣伸出两掌推了推石门，但石门却毫无动静后，不安地看着她抽出腰际的佩刀。

“慢着，岛主……”明白她想做什么后，他试着想上前阻止，但不想放过这机会的波臣，却已一刀挥下，年代久远的古老石门，在强大的刀劲之下，顿时在她的脚前裂垮成一堆漫着烟尘的碎石。

古老的气味，自石门内黑暗的洞穴里缓缓逸出，收刀回鞘的波臣一手掩着口鼻，跨过挡在前头的碎石走进里头，洞穴的寒意立即令她打了个哆嗦，在她两眼好不容易适应了里头的阴暗后，正准备好好打量一下四处的她，在眼角余光中，瞧见了一张沉睡的脸庞。

最后一块悬在洞口顶处的石片，在湮澄步王波臣的身后时自高处坠落，巨响之中，洞外的日光照进了洞内，同时亦照亮了黑暗中的那张脸庞。

原以为会找到海皇，或是有关于海皇线索的两人，有一阵子，就只是站在原地，怔怔地瞧着眼前这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女人，不知为何出现在此处的她，安静地睡在一张石床上，就在湮澄不经意踩着脚边的碎石时，她立即睁开了双眼。

不假思索，波臣随即一手推开湮澄并抽出长刀，大声朝她喝问。

“你是谁？为何你会在此处？”

自长眠中苏醒的涟漪，缓缓在石床上侧过首，眼神有些朦胧地看向他俩，半晌，在集中了视线与思绪之后，表情有些诧异的她，一手撑着石床坐起，动作轻缓地理了理身上的衣裳后，举步走向拿刀指向她的波臣。

纤细悦耳的嗓音，回绕在清凉的石洞内。

“海皇在哪？”

比她更想问这句话的波臣，在她愈走愈近时，发觉她脸上的睡意很快即被愤怒所取代，当阳光映亮了她那双湖水般碧绿的眼眸时，她亦抬起一掌，下一刻，波臣只觉面前一黑，整个人像是一脚踩进了无边无际的黑暗里。

手中之刀笔直落地，清脆的回音响彻整个洞内，大惊失色的湮澄忙两手扶过像是站不住的波臣，一阵寒颤忽地自他手中接触到的身子渡了过来，迅速窜

向他的四肢，令浑身僵硬的他再扶不住波臣，只能与她一般跪倒在地。

走至他们面前的涟漪，瞧了瞧他俩，在发觉波臣的体力与功夫都较身旁的湮澄好后，她弯身伸出一手抬起波臣的脸庞。

“他在哪？”

“海皇仍在沉睡，尚未……苏醒。”头晕目眩的波臣乏力地扬着眼睫，只觉得自己像是大病了一场，不但浑身上下使不出半点力气，腹里更像有盆炉火正在闷烧。

她怔了怔，“沉睡？”

频喘着气的波臣，以不解的口气问向她。

“你不知道？”所有三道的神子与人子都知道海皇睡了百年……这件神子眼中的陈年旧事，她却连听都没听说过？

“把话说清楚。”听了她的话，涟漪随即一改先前不疾不徐的姿态，表情显得有些紧张地伸出两手，急切地扯住她的衣领向她催促。

被她摇得全身更加不适的波臣，只好把话说得再仔细些，“自百年前的两界之战后，海皇就一直沉睡在海底，从未醒过……”

什么？

两界之战后……百年？

表情像是遭受了什么打击的涟漪，愕然地松手放开她站起，脑中一片空白地站在原地，许久过后，当她不知所措地看着四周时，不经意瞥见洞外明灿的日光，与天际那抹熟悉的蓝，当下满是心慌的她连忙奔出洞外。

久违的人间重新回到她的面前，景色与百年前相同未变的迷海，在她居高临下地站上海边的崖际时，毫不保留地映在她的眼里，面对着这片一望无际的海洋，恍然以为一切如常的她，不禁感到有些心安，可自她耳际呼啸而过的海风，却在她的耳畔殷殷替她温习着，方才她在洞内所听到的消息。一点一滴地，轻缓的心跳，再次在她的胸腔内加快了速度有若擂鼓，血色霎时自她脸上褪去，她的眼眸缓慢地自海面上拉回，滑过眼前这座她曾经见过，但却已不是她记忆中模样的岛屿，在时光的冲刷下，它残破荒败得令她几乎认不出来。

如遭晴天霹雳的她，难以置信地抬首看向天际，试图在这面同样湛蓝的天顶，找寻往常那一座座漂浮在上头的仙山，在找不到时，她心急如焚地赶紧在海面上寻找着，那些总是挤满了迷海的船只，与远远高高矗立在海面上的海皇





宫殿，但她什么都没找到，她只找到了一片空虚，与一段被偷去的空白岁月。

凭借着身上还保有的神力，那一幕幕被她错过的往事，在刺眼的海面光影里跳至她的脑海中，她张大了眼看着这片海面上曾经发生的过往，海道众神大举迁徙、仙山坠落、两界之战的掀起与神子集权的崩坏……宝石般闪烁的蓝色迷海，在一片动荡之后又再一次归于平静，白色的浪花在海面上腾起又坠落，一口口，吞噬了记忆中那耀眼的曾经。

带着咸味的海风，像是石匠手中的凿刀，在她心中一刀一血泪地雕出百年前的记忆，她听见风掠过海面的呼喊，众神皆已隐遁，再无神人留在人间。

无法接受这事实的她，一手抚着额，怔颤地靠在一旁的山崖上想借此稳住自己。

她不相信……

失去海皇的宫殿，在晴日下壮烈地沉入海中的景象，令她深深喘了口气，她咬牙地看着步入海中的海皇，端坐在玉座之上，抬首看着她所处的这个方向，缓缓随着逐渐沉入海中的玉座，一块沉默地沉入了蓝色的海底……

我不会让你离开迷海。

熟悉的声音在心底响起，记忆中，站在她面前的他，高大的身影，遮住了她顶上所有的月光，他身后一头长发披泄下来，像幕黑帘，将她困在帘后，也将她困在他的面前。

她冷冷握紧了拳心。

他是成功了，在他潜入海底沉睡，且众神早就远离人间后。如今迷海里就只有她这个被留在人间的噩神未定而已，且只要海皇一日不解囚禁他们的结界，她也无法返回中土里心爱的湖边小居。

她竟被他留在人间？

一股凉意漫进她的体内，那一瞬间，眼前的海与天，枯岛与从前，都像是黄昏时退潮的海水，一下子退得很远。

遍身冷热交织，困躺在洞内的波臣，两手抓紧了自己的臂膀，努力抵抗着这种像是她小时候曾患过的重病的感觉，她费力地举起手探向一旁的湮澄，在掌心触碰到湮澄同样滚烫的额际时。一道窈窕的影子遮住了洞外的光影，眼熟的粉色裙摆，再次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喘着气的她微微抬首，只见方才那个一声不响就跑出洞外的女人，两眼闪

烁着怒火，弯身蹲在她的身畔，一手抬起她的脸庞，以一种像是想要看穿人的目光直打量着她。

“你叫波臣？”收回指尖后，涟漪淡淡地问：“你以为，来这岛上就找得到关于海皇的线索？”

“你怎会知——”没告诉她这事的波臣，不禁心头一震，但她未完的问话，立即止于外头照进来的阳光下。

波臣瞪大了眼瞳，哑然无言地看着近蹲在面前、背对着光线的女人，像是褪了色般，身影愈来愈淡，阳光仿佛可以照穿她单薄的身子似的……

不，是真的可以清楚照穿。

视线穿透她的身子，直接看见她身后的绿意以及蓝天一角后，震惊的波臣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寒颤，而察觉波臣面上表情变化的涟漪，只是低首看了看自己，而后一脸习以为常地将身影恢复原状。

“你……不是人？”这才开始对眼前被她扰醒的女人感到害怕，波臣努力想压住语调中的惊惶。

“跟我来。”涟漪并没理会她的问题，迳自起身轻声朝她吩咐。

说得真简单……波臣没好气地瞪着她说说着就走人的背影，还在想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令这副不听话的身子离开地面，但在涟漪步出洞外后，她的身子忽地变得轻松，方才的病苦与冷热像是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似地消逝无踪，而与她一块躺在地上的湮澄，也一骨碌地自地上跃起。

站在崖顶等她的涟漪，在她携着满面恐惧神色的湮澄一块来到身后时，朝海面抬起一手，白皙的指尖指向距此小岛不远的某处海面。

“海皇的玉座就在那。尽你所能，尽快将他自海里找出来。”

波臣有些迟疑地望向她，不明白她是怎么知道海皇身处在哪，以及在她那张美丽得几乎不像凡人的面容上，为何有着极力想隐藏，却怎么也藏不住的怒意。

“你找他做什么？”对海皇这么冒火的人，这辈子她还是头一回见到。

“叙旧。”

潮水喧嚣，整片海洋躺在无尽的光影里，徘徊在岸边的海鸟振翅远飞，眼前分不出是海或是天的蓝，令人不禁有种错觉，错觉顶上的蓝天，像是坠进了海的那一端。





这个鸠占鹊巢的小子是打哪来的？

忙了数个月才有空返回玄武岛的沧海，拖着疲惫的步伐一路打发了早等着想见他的长老们，以及岛上大批正等着他回来主事的官员后，只想好好睡上个几天的他，好不容易才能脱身回宫，却在来到寝殿的廊上时止住了脚步，眯着眼瞪向殿内那名大约才二十出头的小鬼。

偌大的殿内，半个宫卫都没有，在靠窗的殿内一角，因海风吹拂而翻飞的纱帘下，一名来路不明的男子，正大刺刺地一手撑着脑袋侧躺在长椅上，睡得正熟的他，一头如瀑布般的黑发垂落至身后的椅上，自他身旁洒落的阳光，均匀地照亮了那张俊美年轻的脸庞，耀眼的阳光顺着他的睡姿一路绵延而下，光影滑落至他那因睡姿而衣衫半敞的胸前，仔细地勾勒出他赤裸的胸口，与他那一身精硕而完美的身材……

两眼布满血丝的沧海，不悦地拉大了嗓门朝身后一吼。

“来人，是谁让他闯入宫内的？”整座宫里的宫卫都干啥去了？居然没经他的同意让个陌生人踏进玄武岛不说，还让这家伙在他的殿内睡成这副德行？

往常只要他一出声，随即就会出现他身后的宫卫，这回并没有如常地随传随到，静谧依旧的殿内，就连串脚步声也没响起，觉得事有蹊跷的沧海，百思不得其解地在无人的殿廊上看了一会，等不到来人的他，按捺下满腹的火气，挽起两袖踏进殿内。就在这时，躺在长椅上安睡的男子在椅上翻了个身，刹那间，整座殿内所有窗扇，以及他身后大敞的每一扇殿门，全都整齐划一地合上关起。

走进殿内的沧海，连忙防备地一手覆上腰际的佩刀，当他不明所以地定站在殿内不动时，椅上的男子掀了掀紧覆的长睫，缓缓张开了一双湛蓝色的大眼。

“你是谁？”沧海悄悄地挪动脚步移向他，谨慎地盯住他的一举一动。

自海底起床后，就急着赶来此处寻人的北海，顶着一副没睡饱的模样，迳自伸了个懒腰后，旁若无人般地开始活动着四肢的筋骨，并一手按着后颈间，制造出喀喀的声响。

“啧，睡得连骨头都变懒了……”他边打呵欠边抬起一掌，屈指算算后，他停下了所有的动作，神情颇为不满地皱着眉，“才一百年？”

冰凉的刀身在下一刻轻贴在他的颈上，不满遭他忽略的沧海，音调低沉地再问。

“是谁允许你擅闯玄武岛的？”

“海道的待客之道怎变得这么差？”北海懒懒抬首看他一眼，随后以令他眼花的速度，一指拨开架在颈上的刀，而后在他的面前消失不见，无声无息地闪身来到他的身旁。

没想到他的动作竟这么快，暗暗心惊的沧海连忙拉开与他的距离，并把刀尖对准了他，但两眼忙着打量四下的北海，只是抬起一掌没头没脑地问。

“是谁吵醒了她？”

有些接不上话的沧海呆了呆，“什么？”

在殿中寻找了一阵的北海，忽地停止了搜寻的目光，微眯着蓝眸瞥向一旁，登时殿内所有紧闭的窗扇，遭到外力控制般全都一鼓作气地再度开启，无视于沧海诧异的眸光，他徐徐看向殿外远处另一座也同样处在迷海中的大岛。

“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你身上，我找错地方了。”他边说边扔下沧海，快步走到窗边后，也不管窗外即是高耸的悬崖，毫不犹豫地就从窗口一跃而下。

“慢着！”惊见他不要命的举动后，晚了一步才回神的沧海，连忙上前想拦住陌生客。

呼啸而过的海风，一如往常地在耳际徘徊，几乎整个人探出窗外的沧海，在刺目的艳阳下察觉，那个不知打哪蹦出来的男人，不但没一脚摔死在崖底的海岸边，反而像只鸟儿般地，两脚在崖边轻轻点踏几步，就已安然地抵达波涛四起的海岸边。

“臭小子，我叫你站住你听见了没？”输入输阵，被迫挑战自家悬崖这高度的沧海，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自窗口跃下。

拍击在岩岸边的海水，在高高迎向蓝天后覆再落下，一身衣裳被溅湿些许的北海，高站在海岸，仰望着琉璃岛的方向，半晌，他两眼往上一抬，目光定在琉璃岛上方弥漫不散的黑云上头，接着他搔搔发，颇有自知之明地打消了急于寻人的冲动。

“嗯……她醒后火气还挺大的。”还是先别去招惹她，等她日后自个儿送





上门来好了。

一路追着他的脚步声，在他自言自语完毕时已来到他的身后，他将头微微往旁一偏，顺手伸出一掌握住了朝他后脑挥来的拳头。

北海头也不回地问：“亏你还是个岛主，性子怎这般毛毛躁躁？”

遭他掌心轻轻一握，立即因他的掌劲而痛得想收回手的沧海，忙不迭地想挣脱，但在他的施力下，却怎么也挣脱不开。当豆大的汗珠出现在沧海的额上时，站在前头的北海只是回首看他一眼，一双蓝眸里，半点将他看在眼里的气味也没有，随后北海松手一送，当下令他踉跄地倒退了好几步。

喘着气的沧海，低首看着只是遭他一握，就被握出五个指印的拳头，因他而起的火气迅即消退了一半，他抬首望进北海那双湛蓝得与飞帘十分相似的眼眸里，而后一个念头随即闪过他的脑海。

“你不是海道的人……”这种蓝眸，不是神子的蓝，而他也生得一点都不像是神子。

北海偏首想了想，颇为认同地点点头，“我的确不是。”

沧海的两眼写满了防备，“你来海道有何目的？”

“嗯……”北海挤眉皱脸地想了一会，而后漾出了个大大的笑脸，两掌朝他一拍，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起床时忘了把我的窝一并从海里头带来，所以，就让我在你家住上一阵吧？”

什么……跟什么？

两眉忍不住直朝眉心靠拢的沧海，仔细瞧了一会他那不像是开玩笑的笑脸后，决定再也不同这个说话没头没脑的不速之客多浪费半句唇舌。

“你真想与我动手？”北海莞尔地扬高了剑眉，一脸无所谓地看着他那把再次急吼吼亮出来的宝刀。

“我有责任保护海道。”来历不明，却能擅闯海道，甚至大刺刺地踏入他的宫里却无人察觉？他说什么都不能随便放过这家伙。

北海勾起薄唇，兴味盎然地亮出一只拳头，朝他坏坏的一笑。

“好吧，那我就意思意思啰。”

在他突地弯身将一拳击向岸边的岩石时，尚未弄清他想做什么的沧海，就见在他的拳头落下之后，一道划破海面的浪花，以飞快的速度自岸边袭向远处两座由礁石组成的小岛，其中一岛在浪花抵达时，发出震天巨响，并在漫天的